

漢

魏

遺

書

鈔

序錄

唐志鄭元箋毛詩詁訓二十卷又譜三卷

隋志無經
與叙錄鄭

元詩譜

二卷

歐陽公序曰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
得雖崇文總自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
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
首尾殘闕自周公至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
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攷凡詩雅
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

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
幽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攷者
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魏檜陳
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
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
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
陳曹幽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
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攷春秋史記本紀世家
年表而合於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取以補鄭

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而仍存其圖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

謨案孔氏毛詩正義於國風雅頌卷首皆引鄭譜必其時此書尙有傳本歐公何以云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也又此序云所得絳州本首尾殘缺自周公已上皆亡今其文具如正義所引歐公豈未之見而又何以云云也蓋由此書有圖有譜絳州本亦祇有譜無圖故歐公旣用已所爲圖以

補鄭氏之亡而於其譜殘缺仍取孔氏正義以補
正之故自以爲完書列入唐志今文獻通考及朱
氏經義考所載鄭氏詩譜蓋卽歐公所訂之本非
徐整太叔求二家所注舊譜也然其書今亦未見
故仍從正義采錄以存此書目凡爲譜十有五

詩譜

漢 北海鄭康成撰 金谿鄭 曦校

自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
時有一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
棄靡有才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
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
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

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明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擯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皆作衆國紛然

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
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
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
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
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
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
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
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
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

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方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周南召南譜

周南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陽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

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且召公奭之采地蒞先
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
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
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
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
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
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
姜大妣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

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世守采

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
爲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
之興衰何以無變風荅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
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
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
旣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邠滕紀莒之等夷其詩
蔑而不得列於此

邶鄘衛風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

州大行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
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及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

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
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
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王風譜

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
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
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旣成謂之王城
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鄭風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

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
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
男之國虢鄆爲大虢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怠
慢之心加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
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
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士也
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然其言從之後
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
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

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

齊風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
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
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
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其封域東
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
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
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

焉齊之變風始作

魏風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城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

唐風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
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
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
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
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
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于今當周公召
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
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于絳云

秦風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

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
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廸山在荆岐終南
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陳風譜

陳者太皞虞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闕父者爲周
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
媯滿於陳都於宛工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
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
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盟豬大姬無子好巫覡

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
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
之變風始作矣

檜風譜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
之北滎波之南居于滌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
姓唯罔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
務政事而好黎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
其國北鄰於虢

曹風譜

曹者禹貢兖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蒗澤之野昔帝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曹風譜

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邠而出徙戎狄之地
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
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
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
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
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
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
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大王居幽之職憂念民事
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

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幽國變風焉

小雅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出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列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

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功如此而已矣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

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畧大
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
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
之次也問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
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于被
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
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
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
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弟

第一作

耳亂甚焉旣

移又

一作文

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頌之言形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

魯頌譜

魯者少昊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

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之惠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崇禮教十六年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以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

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狩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娥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鵠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卽位乃

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靜殷邦至于
小大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
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闕伯
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
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
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
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
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
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

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
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容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
示無貶黜容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
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序錄

經典序錄曰徐整字文操豫章人吳大常綱要
元詩譜二卷

因學紀聞曰經典釋文序錄鄭氏詩譜徐整陽太
叔裘隱隋志太叔裘及劉炫注古今書錄云徐正
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爲太叔求而不考序錄徐
正陽疑卽徐整誤以整爲正陽爲陽也

按唐志不載此篇目則是書之亡蓋已久矣今亦
祇從陸氏經典釋文序錄鈔出一條

毛詩譜注

豫章徐 整撰

毛詩出自子夏授高行子

按因學紀聞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卽詩序及孟

子所謂高子也

高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妙子

授河間人大毛公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

小毛公

一云名萇

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

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會中

字子西魯人曾參之子

申傳魏

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

鄭元詩譜云子思之弟子

孟仲子傳根

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

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
同國貫長公長公授解延年爲阿武延年授疏徐敖
敖授九江陳俠王莽講學大夫或云陳俠傳謝曼卿

序錄

隋志魏衛將軍王肅毛詩注二十卷毛詩義駁八卷
毛詩奏事一卷毛詩問難二卷魏司空王基毛詩駁
一卷晉長沙太守孫毓毛詩異同評十卷晉徐州從
事陳統難孫氏毛詩評四卷

經典序錄曰鄭氏作毛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

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荊州刺史

王基

字伯輿
東萊人

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

字

朗北海平昌
人長沙太守

爲詩評評毛鄭王肅同異朋於王徐

州從事陳統

字元方

難孫申鄭

經義考曰按隋志別集類有晉汝南太守孫毓集
六卷一孫毓也一以爲長沙守一以爲汝南守一
以爲豫州刺史未審孰是

譌按諸書俱已久亡遺說畧具孔氏毛詩正義惟

陳說無考今從正義鈔出王基駁十條孫毓評六
十七條又鈔出釋文七條內有孔晁馬昭張融數
家之說疑當屬聖證論孔氏牽入異同評今仍鈔

錄

毛詩異同評

晉 北海孫毓撰

萬載陳郁彬校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傳芣苢馬鳥馬鳥車前也

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

王基駁曰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賫
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

汝墳道化行也

王肅曰當紂之時大夫行役

王基曰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馬昭孔晁孫

毓等皆云大夫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禮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菜盛蓋以黍稷

王肅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

蘋藻以爲菹設之於奧奧卽牖下又解毛傳禮之
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
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
經文之蘋藻也

孫毓以王爲長

退食自公箋退食謂減膳也

王肅曰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

孫毓曰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所以得減膳食者
以序云節儉明其減於帝禮經言退食是減膳可

知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傳以千羽爲萬舞

孫毓曰萬舞千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千羽爲萬舞失之矣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玼鮮盛貌禴翟闕翟羽飾衣也傳侯伯夫人之服自禴翟而下如王后焉

孫毓曰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

義爲長

素絲組之及馬五之傳駮馬五轡箋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

王肅曰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駮周人又益一駢謂之駮本從一駮而來亦謂之駮經言駮則三馬之名

孔晁曰作者歷言三王之法

王基曰商頌曰約軫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

不駕三也

楊之水不流束蒲傳蒲草也箋蒲蒲柳

孫毓曰蒲草之聲不與成許相協箋義爲長

釋文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箋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
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
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

孫毓曰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
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
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自相違戾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禮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
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覲子充乃反往覲狡童狡童
有貌而無實

孫毓曰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
公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
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爲長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圖堂當爲棖棖門楣上木近
邊者

王肅曰升于堂以俟

孫毓曰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傳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圖以素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統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瓊華石色似瓊也

王肅曰王后織玄統天子之玄統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又曰以美石飾象瑱

王基曰統今之條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爲條王后織玄統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

孫毓曰按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卽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統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統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纓以爲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爲統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爲長

展我甥兮傳外孫曰甥箋姊妹之子曰甥

王肅曰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爲信外孫得稱甥者按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

孫毓曰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末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言采其莫圖莫采也箋言采其莫以爲采

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

碩大無朋傳朋比也無朋平均不朋黨

比王肅孫毓申毛必屢反謂無比例也一音必二
反申毛作毗至反釋文

孫毓曰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
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泌水
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以喻人君愨愿
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

王肅曰洋洋渺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

孫毓曰旣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匪適株林從夏南箋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自之他耳觥拒之辭

王肅曰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

孫毓以王爲長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傳傷無禮也變傷思也我思此
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

孫毓以箋義爲長

庶見素冠兮傳冠練冠也箋喪禮旣祥祭而縞冠素
紕

王肅亦以素冠爲大祥之冠

孫毓以箋說爲長

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騏當作璆以玉

爲之

孫毓曰皮弁之飾有玉璆而無綦文綦文弁所以飾弁箋義爲長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傳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箋喜讀爲饁饁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饁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

孫毓曰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糞缺迎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姬壘畝之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

之本旨

七月鳴鵙(傳)鵙伯勞也(箋)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

王肅曰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

孫毓曰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傳)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

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箋時周公竟武王之喪
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
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
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
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誅
公此之由然

王肅曰按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
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
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

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

馬昭曰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
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箋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
念西而悲

孫毓曰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
歸時踰年已久無絲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爲長

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傳隨登曰斧斨斨民之用也禮
義國家之用也箋四國流言旣破毀我周公又損傷

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

王肅曰今四國乃盡破其用

孫毓曰猶甘誓說言毀壞其三正耳

又曰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變成王旣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

王肅曰朝廷斥成王

孫毓曰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
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
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
所專未有稱羣臣爲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
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
當在雅此詩王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畧言刺朝
廷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箋伐柯之
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

公當使賢者先往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孫毓曰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騅駼尙相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爲此說者以爲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寶未迎周公致使朝臣尙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欲其

速反尙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宜還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也

公孫碩傳公孫成王之孫也箋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

王肅曰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

孫毓曰詩書各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幽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

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箋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
懷也和當爲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
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

王肅以周爰咨詢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卽上每雖
懷和是也

孫毓亦以爲然故其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
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
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
前爲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

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爲長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箋君子斥時在位者也

王肅孫毓亦以爲在位朝廷之求賢

六月宣王北伐也

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

王肅曰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
追逐乃至於太原

王基曰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
常武宣王親自征耳

孔晁曰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

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

侵鎬及方鎬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

王肅以爲鎬京

王基駁曰據下車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

歸來也故知鄉曰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
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
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

孫毓亦以箋義爲長

斯于宜王考室也箋宜王築宮廟羣寢旣成而釁之
歌斯于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
先祖

王肅曰宜王修先祖宮室儉而得禮

孫毓曰此宜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

正義云
孫王並

毛云述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箋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
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

王肅曰禮人臣不顯諫猶不顯况欲使天更授
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
况公言之乎

王基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尙微先將順
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
焉待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

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正與祖伊諫皆同忠臣殷勤之義何謂非人臣宜言哉肅不譏尙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傳勝乘也箋王既能有所定尙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王肅曰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爲毛說

孫毓曰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
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
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
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爲刺厲王作詒訓傳
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

王肅以爲四篇正刺幽王

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詒訓篇
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

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寤以褒姒龍齡
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
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尙書緯說豔妻
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旣滅靡
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旣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
若王尙存不得謂之旣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
知我勦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滅覆出爲惡
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

正義云是

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

曰子不戕禮則然矣箋戕殘也

王作滅滅善也

孫毓評以箋爲改字

釋文

靡膳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罹于裏傳毛在外
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此言人無不瞻仰其
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
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
孫毓謂傳爲長母斥褒姒

有揀天畢傳畢所以掩兔箋畢者祭器有畢者所以

助載鼎實

孫毓曰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筭義爲長

四月繼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傳徂往也箋徂猶始也匪非也寧猶會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忠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

王肅曰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二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先祖匪人謂征

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
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

正義云據檢毛傳又無此意

孫毓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
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
不得親祭攝者修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
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
王亡國之君乎

又曰如適之徂皆訓爲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
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

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

正義云毓自言述毛

亦非

毛青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傳鶉鶉也鵬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言鵬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鵬鳶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

亂政故

王肅曰以言在位非鵬鳶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鱸鮪也何爲潛逃以避亂

孫毓曰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

亂而不振

正義云皆述毛說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儀象不出門今乃於

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

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

王肅曰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

孫毓曰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入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

漢書禮書卷之九
十一
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
耳二者之說義爲長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傳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
于牙或齊于肉圖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
者有裘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
者

王肅曰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旣陳於牙就牙上
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
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

孫毓曰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亨煑之於鑊既煑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羞不待既享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傳皇大保安也箋皇暉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暉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

孫毓曰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

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安來爲義箋說爲長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傳甸治也箋信乎南山之野禹

治而工甸之

孫統曰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
及工甸其田也且井邑工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
未有闢焉今以周之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
土比工甸之非其義也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傳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
也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

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

王肅曰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

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

見天下皆豐

正義云此皆申術毛說也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倉廩

有餘民得賒貫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農年之法如此

孫毓曰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箋〕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饁饁饁饋也田峻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饁饁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

之以酒食饗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
否示親之也

王肅曰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
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
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青土和美與
否也又婦人無閫外之事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
則力不供不徧則爲惠不普鄭說非也

孫毓曰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闕惟工后
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

何得將婦見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幽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遠於其事婦子俱饑也田峻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饑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

正義云皆以鄭說爲短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傳胥皆也箋胥有才知之名也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

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諮謀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

矣

正義云是也
毛之義也

有頰者弁實維伊何(傳)頰弁貌弁皮弁也(箋)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

王肅曰言無常也興有德者則戴頰然之弁矣下又云言冕其在人之無期也以傷王無德將不戴

弁

孫毓曰皮弁非唯王者所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爲王者廢典之喻以王說爲非

覲爾新昏以慰我心傳慰安也箋我得見爾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

王肅曰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

孫毓曰毛傳云慰怨也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

句獨見褒姒爲恨肅之此言非傳旨矣

按釋文慰怒也王申

慰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愠我心愠惠

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

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箋烝進行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

王肅曰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士大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衍非實祭也

孫毓曰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

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
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傳塗泥附著也箋毋禁辭猱
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
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
教之則進

王肅曰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

孫毓曰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
而云毋乎

上帝甚蹈無自睚焉箋上帝乎者愬之也

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矣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吉讀爲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

王肅曰正而吉也

孫毓曰尹氏姑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箋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
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爲故憂傷而念之

王肅曰碩人謂申后也

孫毓曰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
不皇朝矣卷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我狄
衆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
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濶言不可卒服皇
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
荆舒使之朝於王

王肅曰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
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

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修禮而相朝

孫毓曰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雜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爲征戎狄而言正義

云俱是述毛爲說

曰嬪于京傳嬪婦京大也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王肅曰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

孫毓以爲京師

文定厥祥箋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

吉祥謂納幣也

孫毓曰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纁
十三四孺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

造舟爲梁(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
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箋)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
未有等制

王肅曰造舟爲梁然後可以顯著其光輝明文王
之聖德於是可以王也

王基曰自殷以前質畧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

制禮因文王敬太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卽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爲後世法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箋會合也

王肅曰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

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

正義云傳言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

言會甲長續爲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

孫毓曰經傳話訓未有以會爲甲者

芄芄棫樸薪之楨之傳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

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箋枝條芄芄然豫斫以爲薪

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

孫毓曰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槩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槩燎箋義爲長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箋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其也

王肅曰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

孫毓曰天觀四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

串夷載路傳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

詩本皆作濇孫毓評作應

釋文

王肅曰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

由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

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天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夷以應之

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阮也徂也其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

王肅曰無阮徂共三國

孔晁曰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

孫毓曰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大夷黎

邳崇未聞有阮祖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

張融曰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祖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祖共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祖共耳書傳亦無獾狁采薇稱獾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

不康禋祀居然生子〔箋〕康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

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

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娥喾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次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嚳崩摯卽位而崩帝堯卽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受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

奇必不可言。故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

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

正義肅以融言爲然，又其奏云：稷契之典，自以積德

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那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

王基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況於帝嚳聖王。

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遭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

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

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

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

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
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魯有淫昏之妃姜嫄有
污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
然二也又世本云帝魯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
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魯崩姜嫄尙未知有身
帝魯焉得知而卜之苟非其理前却紮礙義不得
通不然三也不夫而有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
所以喪滅誠如肅言神靈尙能令二龍生妖女以
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

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迷信二
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
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肅之乖戾
此尤甚焉

馬昭曰稷竒見於旣棄之後未棄之前用何知焉
孫毓曰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
劉嫗之任高祖著有雲龍之恠褒姒之生由於玄
龍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
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寒冰有覆翼之

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爲徵也
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譽崩之月而當
疑爲姦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爲長

或春或揄或鋤或蹂傳或鋤穰者或蹂黍者箋春而
揄出之鋤之又潤溼之將復春之趣於鑿也

孫毓曰詩之序事率以其次旣鋤穰矣而傳以蹂
爲蹂黍當先蹂乃得春不得先春而後蹂也旣蹂
卽釋之烝之是其次箋義爲長

篤公劉

王肅曰公號也劉名也

王基曰公劉字也周人以諱事神王者祫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宗尊也公劉雖去邠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邠也

孫毓曰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

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
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爲之君復
爲之大宗乎箋說爲長

伴與爾游矣傳伴與廣大有文也箋伴與自縱弛之
意也

王肅曰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
來游優游而休息

正義云傳之此言以二字分
而爲義伴爲廣大與爲文章

孔晁引孔子曰與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
分之也

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理哉

孔晁又曰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弛事相反戾
孫毓曰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
戎雖小子傳戎大也箋戎猶女也

王肅曰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
孫毓曰戎之爲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
便箋義爲長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圭長尺二寸謂之

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
王肅曰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
天子是也

孫毓曰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
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
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爲長

燕師所完箋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
衆民之所築完

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此燕國

釋文

秬鬯一卣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粢煮合而鬱之曰鬯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

孫毓曰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爲長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箋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

王肅曰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

兵也

孫毓曰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太祖名以南仲爲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爲長

閔子小子遭家不造傳閔病造爲也箋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孿孿然孤特在憂病之中

王肅曰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爲言先王崩則家乎莫爲徒嬾嬾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爲家事以致大平

孫毓曰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雖義不異於辭不
便箋說爲長

莫子弃蜂自求辛螫傳弃蜂摩曳也箋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爲謫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

王肅曰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

孫毓曰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整之

毒

狄彼東南箋狄當作剔治也。

王肅曰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

釋文王云狄他歷
反遠也孫毓同

長發大禘也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

馬昭曰長發大禘者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

郊冥者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圓丘之
禮唯以郊爲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云大禘